

A dramatic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 in a red dress dancing. She is captured in mid-motion, her body arched back with arms raised. Her long hair flows behind he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moody, with some architectural details and a chain visible.

[英] 奥斯丁◎著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南方出版社



理智与情感

[英] 奥斯丁 著 黄慧敏 译

SENSE AND
SENSIBILITY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智与情感/(英)奥斯汀(Austen,J.)著;黄慧敏译.-2版.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2
ISBN 7-80609-804-6

I . 理… II . ①奥… ②黄… III .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113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47 千字 印数:1 - 12000

定价:15.00 元

译 序

简·奥斯汀(1775—1817)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特别是在英国妇女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发展、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时代的特点影响着她的创作基调。在文学创作中，她立足于现实主义，以“恋爱为中心，联姻为结局”的情节结构，突出了妇女主题、呼吁妇女的平等权利，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女性形象，嘲弄了父权制度下的社会价值观，为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开了先河。

简·奥斯汀于一七七五年出生在英国汉普郡一个名叫斯蒂文顿的小乡镇里。父亲是当地牧师。她虽没进过正规学校，却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酷爱读书写作，二十岁左右开始尝试写作。她终身未嫁，长期居住在乡下，生活圈子狭小，这种生活氛围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内容。在她一生创作的《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中，背景几乎都限制在庄园和村落中，人物大多周旋于亲友之间、主题也均是谈论婚姻嫁娶。她的青少年时期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英法交战，但在她的小说里从未涉及这类重大政治事件。她以女性敏锐、细腻的观察力，豁达乐观的笔调，辛辣地讽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控诉了妇女的屈辱，在自己那个小小的天地里，探索着妇女的生活和出路，对父权制度下的妇女进行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的分析。

简·奥斯汀的写作技巧也是有口皆碑的。E.M.福斯特曾高度称赞过她精湛的写作技巧。V.伍尔夫曾评价她“在所有伟大的作家中，其美妙伟大是最难把握和模仿的。”(《十九世纪文学评论》Vol.13.P700)她的写作特点是安排紧凑、情节简单、人物生动、场

面精彩，对话巧妙、格调诙谐。她的小说堪称是精雕细刻的上乘之作。她本人既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也没有婚姻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身份，把人们在婚姻琐事上的种种表现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一些场面和对话的描写简直字字珠玑，曲尽其妙，成了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不朽佳篇。

《理智与情感》原名为《埃莉诺与玛丽安》，是奥斯汀早期的一部书信体小说，后由作者以第三人称改叙并更名。小说以英国乡间体面人家为背景，以婚姻嫁娶为主题，围绕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各自的恋爱和婚姻而展开的。小说一开始就是老庄主和父亲的相继谢世，使家产几乎全落到了两姐妹那同父异母的哥哥手里，她们和母亲一下陷入了经济拮据，寄人篱下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切，她们终于找到德文郡乡下一座小别墅安顿下来。埃莉诺此时同爱德华之间已出现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由于西迁，她只得暂同心上人分了手。在德文郡，玛丽安同英俊潇洒的威洛比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沉浸在热恋中。可不久威洛比突然有事去了伦敦。

接着，两姐妹的爱情出现了风波。一次偶然的机会，露西·斯蒂尔向埃莉诺私下透露了四年前她已与爱德华私订终身一事。埃莉诺痛苦万分，但终于克制了自己，理智战胜了情感，将失恋的痛苦深深埋进了心里。不久，苦苦相恋威洛比的玛丽安也被无情抛弃。埃莉诺百般抚慰玛丽安，帮助她重新振作起来。

爱德华同露西私订终身一事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她要求儿子同莫顿爵士的独生女儿结婚来扩大钱势，儿子不从。她盛怒之下，剥夺了爱德华的财产继承权并将此权转给了次子罗伯特。爱德华身陷绝境，埃莉诺宽容豁达，受人委托通知爱德华可以得到一份牧师职位，使他有了成婚的条件。岂料此时露西却离他而去，同交上好运的罗伯特正操办婚事。埃莉诺同爱德华这对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玛丽安终于看清了威洛比的真实面目。他虚情假意、放荡不羁。在遗弃了可怜的威廉小姐、玩弄了自己的感情后又同有钱有

势的格雷小姐结了婚。她也逐渐认识了布兰顿上校那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品德。于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了这位早已过了婚龄的老单身汉。

小说以“金钱开始、相爱结束。”(P. M. 斯帕克斯:《后记》P332,《理智与情感》A Bantam Book, Jan. 1983)他披露了父权制度下惟利是图的婚姻基础,揭示了金钱同婚姻的微妙关系。在男人控制金钱的社会中,女人的命运完全由婚姻来决定。《理智与情感》中,奥斯汀笔下的几位女主角几乎都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埃莉诺同玛丽安每人只享有一千镑,而露西等显然一无所有。因此,这些“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至挨冻受饥。”(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露西之所以绞尽脑汁,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抛弃旧情,转向毫无感情可谈的罗伯特就是要为自己寻到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当詹宁斯太太一开始看出单身汉布兰顿上校爱上了玛丽安时,就觉得很般配,因为“他有钱而她漂亮。”(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玛丽安在想像中为自己安排的美满幸福,也是同威洛比一起享有仆人、马车、猎犬的体面生活。就是奥斯汀塑造的埃莉诺和爱德华这对理想恋人,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他们选择了理智;在爱情与钱势的较量中,他们选择了爱情,尽管他们的终成眷属是向金钱至上的挑战,可他们也并没热恋至昏地认为一年三百五十镑能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最终还是委曲求全,向母亲屈服来扩大他们的财富。可见,奥斯汀一方面辛辣地讽刺了父权制度下以金钱为筹码的婚姻本质、揭示了婚姻的内涵就是社会赤裸裸的金钱观;另一方面却又不由自主地向这种观念靠拢,这些观念仍在她心目中下意识地占有一些比重。这是她的时代局限。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她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优秀女作家,而且她那诙谐幽默、文无剩语的笔锋至今也是寥若晨星。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1
第六章	24
第七章	27
第八章	30
第九章	33
第十章	38
第十一章	43
第十二章	47
第十三章	51
第十四章	57
第十五章	61
第十六章	67
第十七章	73
第十八章	78
第十九章	82
第二十章	89
第二十一章	96
第二十二章	103

第二部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19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30
第五章	136
第六章	143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65
第十章	174
第十一章	180
第十二章	188
第十三章	195
第十四章	201

第三部

第一章	211
第二章	221
第三章	228
第四章	233
第五章	240
第六章	246
第七章	250
第八章	258
第九章	271
第十章	277
第十一章	284

第十二章	290
第十三章	294
第十四章	304

第一部

第一章

达西伍德家很久以前就住在苏塞克斯了。他们家大业大，宅邸坐落在家业的中心——诺兰庄园。达西伍德一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德高望重，深得左右街坊的敬重。

已故的庄园主是个单身汉，耄耋高寿。在世时，许多年间都由他妹妹陪伴他住，替他持家。但是，妹妹早他十年谢世，这使他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填补失去她的空虚，他把侄儿亨利·达西伍德一家接进了庄园。他侄儿是诺兰产业的法定继承人，他也打算把家业遗给他。在侄儿、侄媳以及侄孙女们的陪伴下，老先生日子过得挺惬意。他对他们的喜爱也日渐加深。亨利·达西伍德先生和太太对他体贴入微，时常关照。这不单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因为他们心地善良。因此，老庄主享受了晚年所能享有的一切安乐。孩子们的欢娱更增添了他生活的情趣。

亨利·达西伍德先生有一个儿子，是前妻所生。现在的太太生了三个，都是女儿。儿子稳重、受人尊敬。他母亲阔绰的财富给了他优裕的生活。他一长大成人，财产的一半就归到了他的名下。成年后不久，他就成了亲。婚姻更是扩大了他的财富。所以，继承诺兰庄园的财产对他来说，并不像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妹妹们那样急需。妹妹们的积蓄微不甚微，希望能从父亲手里继承部分遗产来维持独立生活。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能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只有七千镑。因为他前妻的财产中所剩的另一半也归儿子继承，做丈夫的只能是维持生活所需。

老先生与世长辞了，遗嘱也宣读了。像其他所有遗嘱一样，这份遗嘱也让人忧喜参半。老庄主将庄园留给了侄儿，这使人既不能说老庄主不公正，也不能说老庄主忘恩负义。可一些限制性条件却使遗产的价值失去了一半。亨利·达西伍德先生原希望继承

庄园这份产业，倒不是为自己和儿子打算，而是更多地考虑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们。可现在遗嘱规定要将所有的财产给予他的儿子和孙子，一个才四岁的小孩。致使他根本无权通过管理或出售庄园的一些贵重木材来赡养那些对他最亲也最需要他供养的人了。全部遗产都维系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孩子也只是随着父母到诺兰庄园来了几次，就深得老庄主的怜爱。其实，这孩子并无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与其他两三岁的顽童没有两样。他字咬得不准，喜欢我行我素，吵吵闹闹玩些花样逗乐。孩子的童稚深得老人家宠爱，使多年来侄媳和孙女们对他的无微不至一下变得黯然失色。但老庄主也并不是不仁慈，他赠给每个孙女一千镑来作为他对她们的喜爱。

一开始，达西伍德先生很失望。但他这个人天性欢愉乐观。他满有理由希望自己还能活许多年。如果省吃俭用，是能够从现已够大的庄园产业中积攒一笔可观收入的。对庄园的改进也可以立即进行。然而，这笔姗姗来迟的财富归他享用才仅仅一年，他便撒手西归了。留给寡妇弱女们的，包括已故老庄主给的也总共只有一万镑。

当知道自己病危时，达西伍德先生马上派人把儿子唤来。他支撑起病体，用尽力气急切地嘱咐儿子，请他一定要照顾好继母和妹妹们。

约翰·达西伍德先生对家里其他成员没有太深的感情，但在父亲弥留之际，对这样的嘱托确也动了情。父亲听到儿子的承诺也就放了心。此时，约翰·达西伍德先生才有空来仔细考虑：在他的权限内，究竟能慎重地给予她们多少才合适。如果一个人心肠比较硬又比较自私不算心眼很坏的话，那么约翰·达西伍德先生也就不算坏心肠的年轻人了。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受人尊重的。平时为人也是规规矩矩，知书达礼。要是他娶的太太更亲切更贤惠的话，也许他就更受人尊重了，他本人也会显得更亲切宽厚些。其实，他夫人就是他颇带夸张的自画像——心胸更狭窄，更自私自利。

当约翰·达西伍德先生答应父亲照顾妹妹们时，心里就打着小算盘：可以赠给她们每人一千镑来增加她们的财产。当时，他确实认为自己拿得出。除了母亲留给他的一半产业，加上眼前的收入再加每年四千镑收入的前景着实让他心里热乎乎的。他觉得他能做得很大方慷慨。对，给她们三千镑显得多气派大方！这够使她们过得宽裕舒适了。三千镑！这是毫不费力就可省出来的可观数目呵！他整天这么想着，一连好几天都这么想着，他不后悔这么做。

葬礼刚过，约翰·达西伍德夫人就携孩子、仆人一行光临了，事先也没通知婆婆。当然，任何人也无权阻止她来。父亲一过世，这所房子就归她丈夫了。但她这么做也太无礼了，甭说亨利·达西伍德夫人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就是一般身份和有情感的人，也肯定极不高兴了。更何况亨利·达西伍德夫人又是个荣誉感极强，慷慨得有些脱离实际的人。所以无论谁惹谁受，这股恶气实在难咽。约翰·达西伍德太太在丈夫家人眼里原本就不受欢迎。只是以前还没来得及暴露出来。如果需要她约翰·达西伍德夫人帮点什么忙的话，她才不会顾及别人冷暖呢。

亨利·达西伍德夫人对儿媳的放肆厌恶已极，对她那副无教养的德性鄙视已极。所以媳妇一进门，她就想立即永远地离开这所房子。但大女儿阻止了她，求她考虑一下，此时离开是否礼貌。加上她非常钟爱自己的三个女儿才使她暂且打消了离开的念头。看在女儿们的份上，她强忍着才没同她们的哥哥闹翻。

大女儿埃莉诺的规劝非常奏效。她的劝告显得既谨慎冷静又善解人意。虽然才十九岁，她却称得上母亲的“军师”。常常可以使母亲一急之下做出来的一些缺乏理智的行为缓和下来，这种劝阻对大家都有好处。她心肠极好、性情可爱、感情强烈。但她懂得如何驾驭自己的感情，这门学问连她母亲都还要学，而她的一个妹妹却执意不学。

在许多方面，玛丽安的才能和埃莉诺不相上下。她明白事理、

聪明伶俐。她热衷于一切，可就是喜怒无节制。她慷慨大方、亲切随和、惹人喜爱，方方面面都不错，就欠稳重。这一点，母女之间颇相似。

埃莉诺担心的是妹妹太爱动感情。可亨利·达西伍德夫人对此却倍加赞赏和喜欢。此时，她们悲痛欲绝，彼此影响，一个比一个哭得伤心。一开始，她们嚎天抢地，难以遏止住悲痛，然后，又痛定思痛，伤感不已。反复回忆往事，引起阵阵悲哀。一再寻觅扩大着失亲的悲痛，使自己完全淹没在痛苦中，还打算今后都不要别人抚慰。埃莉诺也是悲痛欲绝，但她能自我克制、自我振作。她同哥哥商量父亲后事，容忍嫂子的到来，并给予适当的关心，同时又鼓励母亲振作、忍耐。

另一个妹妹玛格丽特是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姑娘。不过，既然她已吸收了玛丽安那些浪漫情感，却又不如玛丽安的见识，那么十三岁的她也就不可能同姐姐们相提并论了。

第二章

约翰·达西伍德夫人现在以诺兰庄园女主人身份自居了。宾主移位，婆婆和妹妹们变成寄住在此的客人了。事实上，她以一种客套的礼节对待她们，她的丈夫待她们同其他人一样和气，当然不能与他待妻儿的态度比。他以某种诚意让她们感到诺兰庄园是她们的家。亨利·达西伍德夫人没在附近找到住所之前，也觉得没有比暂且留在诺兰庄园显得更适当的了，于是接受了约翰先生的邀请，留了下来。

能继续留在一个处处令人回忆起昔日欢乐的地方正合她意。快乐起来没人比得上她，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人能像她一样充满了对幸福快乐的憧憬，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而她悲伤起来可以让悲痛的阴影弄得死去活来。伤心起来失控，欢乐起来无度，两种情感从不混杂。

约翰·达西伍德夫人完全不同意丈夫对他妹妹们的那些打算。从宝贝小儿的身上劫走三千镑会使他们的儿子将来穷困潦倒。她乞求丈夫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从孩子身上，而且是他的独子身上夺走这么一大笔钱，就连自己都说不过去呀。达西伍德小姐们同他只是同父兄妹，在她看来根本就算不上亲戚，怎么能要求他这个哥哥如此大方地拿出这么一笔钱呢？人人都知道，同父异母的孩子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的。他为什么偏要将所有的钱都给他那群同父异母的妹妹们来作践自己，坑害可怜的小哈利呢！

“这是父亲临死前对我的嘱咐。”她的丈夫回答，“他要求我照顾他的遗孀和女儿们。”

“我打赌，他根本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十之八九他当时昏昏迷迷的。如果他神智正常，他就不可能出这种主意：要你从你亲生孩子身上拿出一半财产。”

“他倒没有规定拿多少。我亲爱的范妮，他只是笼统地要求我帮助她们，使她们的生活处境比他力所能及的好些。要是他把这事儿全交给我可能会好一些。他压根就没想过我会不管她们。当时他要我做出承诺，我只得应允了。起码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得履行嘛！不管她们什么时候离开诺兰庄园搬进新居，我看我们还是得给她们点什么。”

“好吧，那就给她们一点什么吧！可那也不必三千镑呀！”她补充说，“你想想，钱一旦给出去，就甭想再回来。你的妹妹们将来会结婚，那笔钱就永远也别想要了。假如替我们可怜的小宝贝积攒下来的话，却也……”

“嗯，真是的！”她丈夫非常严肃起来，“那就完全不同了。哈利长大后也许会埋怨我们不该拿这么一大笔钱送人的。要是他有一大群孩子要养活，这笔钱可就大有用处了。”

“那当然啦！”

“那么，削掉一半也许从各方面来讲要好些。五百镑加在她们的财产上也算够大的了！”

“当然够大的了！世界上哪个做哥哥的，即便是亲的，有你待妹妹们这么一半好呢？你只不过与她们同父。你真慷慨大方！”

“我不想做得小气，”他答道，“在这种情形下，宁愿多给点也不宜给太少。这样，至少别人会认为我替她们尽了力。连她们自己都甚至没料到会得到这么多。”

“天知道她们想要多少，”夫人说，“我们不必去考虑她们的想法。问题倒在于你能拿得出多少？”

“当然……我想给她们每人五百镑还是能做到的。这样，她母亲死时，不算我给的，她们每人就会有三千多镑。这对任何年轻女郎来说，都是极其不错了。”

“肯定啦。真的我想起来了，她们实际上完全不需要增加这笔钱。她们之间有一万镑分享。如果将来结婚，她们的日子肯定很好过。如果不结婚，单靠这一万镑的利息，也完全过得够舒服了。”